



# “高邮是我的根”

## ——深切怀念“人民艺术家”秦怡

□ 朱延庆



秦怡

惊悉“人民艺术家”著名电影演员秦怡女士于2022年5月9日凌晨逝世,享年100岁。1997年8月到她家拜访,当年10月邀请她来高邮时的情景清晰地再现脑际,撰写此文,略表深切怀念与哀悼。

高邮是全国唯一以“邮”命名的城市,有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孟城驿。高邮市人民政府为了进一步彰显“邮”文化,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,决定于1997年10月9日与国家邮电部、国家文物局、江苏省政府共同在高邮举办中国邮文化节。我是大会筹委会负责人之一。

我曾几次与有关领导去邮电部、国家文物局、省政府汇报并商讨相关的筹备工作。经商定,大会开幕式文艺演出《邮之魂》请秦怡为首席主持。市人民医院财务科科长蔡小生与其妻均是上海人,他们有亲戚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,与秦怡熟悉。联系后,秦怡答应于当年8月22日上午9时在家中会见我们。9时许,我们一行6人抵秦怡家。我们一进门,只见秦怡笑容可掬:“请进,请进,欢迎,欢迎!进门毋须换鞋。”那年,她已75岁,略施脂粉,红唇、金发、雍容、端方,目光炯炯有神,看上去要减龄20岁。

客厅不大,陈设简朴。一面墙上悬挂着她的大幅油画像,那是年轻时的秦怡,坐着,目视前方,柔和中显示刚毅。几个书

橱,除了书以外,还有玩具、瓷盘,有几只盘子烧制着她年轻时风华正茂的肖像,风姿绰约、青春焕发。迎着北窗有一张书桌,桌上放着稿纸和一些资料,她正在写作。十一月份电影家协会要为她举办从影60周年纪念活动,为她出两本书。她说,整天忙碌,只能用点滴时间写。

在第一届中国邮文化节期间,高邮将举办秦怡60年电影回顾展。秦怡情不自禁地谈起她拍过的影片。我说,我们大都欣赏过,留下极深、极美的印象。秦怡谈到1964年与丈夫金焰合拍了一部《浪涛滚滚》。金焰演水利局局长,她演党委书记,也是夫妻,二人工作吵了一架,斗争激烈。她希望10月能在高邮放映,片子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资料室,主任是岳晓梅。

她说她很忙。九月份要去北京演出。她刚从美国、韩国回来,去美国是应邀访问;去韩国,是参加她丈夫金焰塑像的揭幕仪式,金焰是韩国人。秦怡说她是电影家协会办的文艺沙龙董事长,晚上在那儿上班。

秦怡欣然答应担任第一届中国邮文化节的主持,但她说不敢久站,因腰椎骨质增生,压迫神经,右腿常疼痛;她希望将她儿子带到高邮。至于男主持,她提到了孙道临、乔奇。孙道临正忙着拍《詹天佑》,又是他夫人王文娟主演的影片《孟丽君》公司的负责人,且常有外事活动。乔奇也是老一辈艺术家,几十年来他与大导演黄佐临先生的夫人金韵之(丹尼)一直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主要演员。当秦怡打电话给乔奇,乔奇一口答应,并说:“高邮的同志不用登门请我了,你秦怡电话通知就行了。”也可见二位艺术家之间的情谊之深。秦怡自称是秦少游后裔,她的上海祖先是城隍爷秦裕伯,从无锡迁来的。无锡的秦邦宪(博古)是秦少游后裔。我说: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秦华孙,高邮人,也是秦少游后裔,秦家出了不少名人啊!秦怡脸上露出喜悦神色,她说:“我是秦少游的33世孙,我的根在高邮。”

谈到了出场费,她始终不讲。她说:“我是不讲究这个的,请我去就是对我的尊重。”秦怡讲话始终不紧不慢,有问必答,为人谦和可亲,绝无明星的架子,让人发自内心的尊重。在上海还约请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配音名家乔榛和丁建华十月来邮。

1997年10月7日下午,秦怡、乔奇二位抵高邮,住华联宾馆。下午4时,我即去宾馆看望。5时许乔榛、丁建华到。晚餐后,我陪秦怡等四位去北海影院与观众见面。人山人海,场面热烈壮观。观众极其崇拜秦怡。秦怡讲话也极具大家风范,她说:“我从事文艺工作只是时间长了些,其实贡献并不大,我还要继续努力,为人民多拍好影片。”她的讲话声时时被群众热情的呼喊声淹没。她还讲到小时候上小学的情景,从小就喜欢艺术,立志要为人民演好戏。

接着,我又陪秦怡等四位到第一届中国邮文化节大会现场(原体育馆)彩排。秦怡、乔奇、乔榛、丁建华主持,《西游记》中扮演猪八戒的马德华演唱黄梅戏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。

10月8日上午7时半,我即去华联宾馆陪秦怡等用早点。秦怡称赞高邮的点心别致、味美,难忘。9时于北海电影院参加“秦怡从影60年回顾展庆典”。会上秦怡朗诵了艾青的诗《生命》,抑扬顿挫,充满深情。朗诵这首诗时,秦怡将她的身世、对生命的价值的理解以及对待生活中的不幸的奋发、刚毅的抗争均融入其中,决心一辈子不顾艰难困苦,奋勇向前,要用自己的悲惨灰白,去衬映出新生的跃动的鲜红。

乔奇朗诵了诗歌《人的一生》。我记得

诗中,人的一生只有“三天”:昨天、今天、明天,抓住了今天就成就了明天。会场群情振奋,激昂欢腾。接着,秦怡、乔奇、乔榛、丁建华与观众在北海电影院广场合影,人民艺术家永远在人民中间。事后,我忙于接待工作,又忙于主持邮文化学术研讨会,未能陪同秦怡等参观孟城驿、文游台等文物景点,也未能陪同秦怡到秦少游故里武宁乡少游村去认祖归宗,深以为憾。

10月9日晚7时,第一届中国邮文化节开幕。《邮之魂》文艺演出时,秦怡、乔奇、乔榛、丁建华主持,央视的周涛也赶来参加主持。文艺演出中,张也唱了《万事如意》等4首歌,吴雁泽唱了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等4首歌,马德华演“猪八戒与高邮”。

10月10日7时许,我到华联宾馆与秦怡等话别。秦怡说:“我下次还要来高邮,高邮是我的根。”以后秦怡迁人莘庄新居,偶有电话问候。后来,渐渐不联系了,但我经常关注着她的动向与健康。前几年高邮的许伟忠同志与秦氏族人追寻秦少游足迹两年多,曾拟造访秦怡,她身体不适,住院,未成。

秦怡一生为人民拍了40多部影片,人们深深地爱着她在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和表演艺术,是当之无愧的“人民艺术家”。秦怡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,鲜红的一生。秦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。



# 拖欠租金赖着不走 法官强制执行促履行

□ 通讯员 于涵



这是一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,原告是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,被告老陈承包了当地400余亩农田,从事水产养殖,期间多次拖欠租金。后来承包合同到期,合作社另行招标后,被告老陈仍然赖在鱼塘不走,导致新承包户无法入驻。经法院调解,老陈需赔偿合作社所欠承包款23万元。可是虽经调解,但老陈依旧“赖病”复发,拖着

不给。

老陈的理由过于简单粗暴——没钱!原告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老陈的经济状况在执行查控系统面前,就是“皇帝的新衣”,一览无余。钱到底够不够,网上查控一清二楚。不查不知道,老陈的银行账户资金流动可谓是“快如流水”,即便在执行阶段,每天都有大量资金

出入,而且进得快,出得更快,余额始终保持着可怜的那么“一点点”。

无论是作为养殖户,还是作为一般个体,账户资金流动十分常见。但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,在执行法官已与对方多次沟通劝告的前提下,仍产生大额资金流动,着实令人费解。

案件实施阶段的承办人是颜启军,在迅速冻结了老陈账户上“可怜”的余额后,他决定开始执行的“灵魂阶段”——线下调查。当执行人员出现在老陈的鱼塘时,他还故作镇定地说,你们又来找我?不是说了么,现在没有钱,鱼没有卖掉。

“法院已多次提醒你尽快还款,经过我们调查,你分明有偿还能力,为何不履行法律义务?如果你继续逃避执行,法院有权利以涉嫌拒不履行判决、裁定罪将你移送公安。”面对法院出示的资金证据,老陈没有了当初的无动于衷。考虑到疫情期间,被执行人的确存在经营困难的情况,承办人再次为双方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,组织双方进行调解。在承办人的调解下,双方各退一步,将还款金额确定为20.6万元,老陈也在承办人的监督下,当场支付

20.6万元。

调解现场,承办人还当场对老陈进行了批评教育,老陈也最终意识到,自己差一点就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路。

在这里,高邮法院想再次提醒所有被执行人,生效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,被执行人都应当做好三件事:如实申报财产、积极履行义务、守护诚信氛围。如果不这么做,除了面临司法拘留、罚款、列入失信名单、限制高消费等措施外,还可能被以“拒执罪”追究刑事责任。千万不要等看到执行法官上门才想到还钱,那时可能为时已晚。



## 法院之声